



寻访大理“栽秧会”

□ 撰文·供图 / 王英

在祖国的最西南端，有一个山势雄伟、风光秀丽的地方——云南大理。

我此行的目标是大理白族“栽秧会”，尽管在去之前查足了相关资料，但西南遥远而神秘，民族节日众多，白族的“栽秧会”始终无法在我脑海中具体起来。云之南的大理是什么样子？“栽秧会”是怎么一回事？白族，这个云南十五种少数民族之一的民族，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在我的行程中，关于白族“栽秧会”的幻想成为我惟一的旅伴，陪我翻山越岭，最后落在大理古城五月温柔的夜色中。

夜晚搁浅了我的期盼。古城中宽阔的溪流穿街而过，满街大红灯笼高高挂。站在溪水边，我蹲下身，用手抓了一把水，水流清澈无

比，带来微凉的触感，水珠穿过手指，落回溪流里，在夜色中溅起细碎的涟漪；顺着水流的方向往下看，望不到尽头，溪两边的红灯笼下，时尚的男女们聚集在一起，喝酒、聊天，消遣时光……而这一切，都很难与白族的“栽秧会”联系在一起。

我只有等待，盼望斗转星移。

在古城热闹的夜晚，我整晚都不想入睡，那些想像，无比活跃地在脑海里显现了一整夜。

有文字说，大理城，简称榆城，又名紫城，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在古代人们的印象中，云南就是个充军流放的蛮荒之地，是边地。这里“早穿棉衣午穿纱”的气候特点和

◆ 每到月夜，洱海水色如天，月光似水。洱海月，便是大理最负盛名的四大自然景观之一。





◆ 厨房里帮忙的人们正在忙碌着。

高海拔的地形,使云南成为最适宜烟草生产的地方,而近几年云南还成了东南亚毒品外流的主要通道,成了全国艾滋病最多的地方。于是,一传十,十传百,那些关于白族、三道茶、大象满街走、毒品摆着卖的传闻都让人们联想到云南。因此,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云南是什么样,说起云南来像是远到天边,或者以为云南人还扎着包头骑着大象呢。

有文字说,白族绝大部分居住在云南省,主要居住地区位于云贵高原的西北角,为横断山脉的南端。80%以上的白族聚居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其他散居于昆明、元江、南华、丽江、保山等地。

白族自称“白子”、“白尼”、“白火”,汉语意为“白人”;元明时称为“白人”或“僰人”,明清以后,汉语称为“民家”。历史上白族人民曾借用汉字标记白语,此即“白文”,俗称“汉字白读”。

历史上那些真诚的、虚伪的、善良的、邪恶的、荣耀的、耻辱的,哪些是曾属于大理的呢?

尽管云南在历史上的积淀不厚,尽管云南在人们头脑中的印象不深,但丝毫不影响云南

大理周城成为云南古老的一个小镇,同时也是历史蕴涵厚重的一个地方。尽管有一些文字记载,但答案并不是我惟一想要寻找的,想像力还在飞翔。如果顺利,我将在天亮后的游走中获知更多。

清晨六点,古城还浅睡在它最后一段晨梦里,我已准备好出发,我忘了这个时候,近郊班车还没有开。

七点半,终于上路了。大理的朋友社吉帮我找到了一辆摩托车,车的主人是周城的“赤脚医生”,他出诊以后刚好返回。摩托车沿着洱海边的公路疾驶,晨雾在我身旁迅速地消失,洱海也渐渐明亮起来,开始舒展它美丽的面容。

有一副对联这样描绘大理:上关花,下关风,下关风吹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洱海月照苍山雪。横批为“风花雪月”。251平方千米的洱海,风光秀丽,每到月夜,水色如天,月光似水。洱海月,便是大理最负盛名的四大自然景观之一。一路饱览着洱海的胜景,我的思绪随着车轮快速飞转。

刚到村口,我就听到:

“五月农事紧又紧,



气氛。群众把这种活动叫“栽秧会”。

昨晚刚下过雨，村里的道路泥泞不堪，人们踩着稀泥“叽呱”、“叽呱”地走出走进，一派繁忙景象。很幸运，摩托车师傅成了我的向导，他向我介绍，“栽秧会”是由几十户人家或村寨的人自愿组织起来，以换工的方式进行集体栽插，并经协商，推选一名懂农事、富有农业知识、栽插本事大、享有威望，而且又善于说唱的男子来当“子刮”，也就是“秧官”。走过一个小巷的交叉口，一群身穿白色或淡蓝色右衽大襟衣服、外着红色或黑色丝绒坎肩的白族妇女，从我们面前走过。旁边一个宽敞的院子里，摆满了桌子碗筷，炉灶上大大小小的炖桶里，煮着各种香喷喷的肉。满头大汗的厨师正在忙碌，帮忙的人们也在不停地来回奔走着，这时一位白族大娘唱着歌朝我走过来：

“一张桌子四四方，
八大碗菜摆中央，
八双筷子摆四边，
八人坐四方。
举起筷子拈菜吃，
主人我来谢大家，
说说笑笑莫忘记，
请动筷品尝。”

她们这是在为那些下田劳动的人们准备饭菜。我的向导“赤脚医生”用白话向我介绍了我。

他们使用的是白族的特殊语言——“呆舞倒”，这是一种特殊而又奇趣，富有寓意，区别于书面文字的口语。而这种口语的表达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用的语言不同，这种口语的表达方式是，用四个汉字或成语，也可以用白族话和借用汉语四个字的最后一个字或最后一个字的谐音，连接在一起或说出单独的最后

- ◆ 1. 姑娘身穿白色上衣、红坎肩，头戴“风花雪月”的包头。
- 2. “子刮”也叫“秧官”。
- 3. 栽秧的人们就要出发了。

男女老少忙田头，
唱起曲子栽下秧，
到时好收成。”

一阵阵的歌声从村子里飞出，这是一首歌唱五月农忙栽秧的白族民歌。每年五月是水稻栽种的好季节，这时候白族地区的每个村庄都要举行一个别开生面、妙趣横生的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娱乐活动，它不仅推动农事按节令完成，而且使水稻栽插劳动充满意想不到的节日





◆ 秧旗下方的乐队

Vol. 255 | LIFE WORLD | 73





◆ 栽插的劳动场面

一个字，对方便听懂或知道你说什么，要表达什么意思。“赤脚医生”介绍我姓什么时，他并不直接告诉对方，而只对她说，“大做文章”或“弓长一张”，大娘便知道我姓张或章。“赤脚医生”要告诉她我和他是亲戚，就说：“任人唯亲，四五六七”。她便知道，我俩是“亲戚”。这种“呆舞倒”，有的地方叫“打舞语”，说者和听者都要有“文”才，并要熟悉这种“舞语”的内涵。没想到，南腔北调的昆明话、广东话、普通话，在这里却成了鸟语。

丰盛的饭菜中，除了炖菜、炸乳扇、凉拌三丝（木耳、树花、韭菜）、海菜汤等，还有一道特别的菜，叫做“生皮”，就是人们在杀猪后，先用稻草烧，把猪毛烧焦再用刀刮，待猪皮烧成半熟，当即割下来，蘸点酱油辣椒就可以当作招待众人的佳肴了。

我拿起相机，拍下了人们认真工作的样子，她们的微笑让我看到了一个快乐的民族。

这时，外面响起了铙锣和唢呐演奏的乐曲，我们寻声而去，发现栽秧的人们就要出发了。“秧官”头上缠白色包头，身穿白色对襟上衣，外着浅蓝色丝绒领褂。在包头的右边，有着红色的毛线做成的线团，远远看去像是戴着一朵马樱花。而栽秧妇女们的服饰更是色泽鲜美、绚丽多彩，她们多穿白色上衣、红坎肩，头戴“风花雪月”的包头。在“秧官”的指挥下，乐队长号齐鸣，锣鼓喧天，浩浩荡荡地向田间进发。



◆ 送秧苗的妇女

我跟随队伍来到了田间，在“秧旗”的下方有一支四人组成的小乐队。“秧旗”一般有三丈多高，顶端是用各种彩绸扎就的升、斗，以象征“五谷丰登”；旗杆中部斜挂有犬牙形白、黄布镶边的红、蓝色，旗上书有象征吉祥的字句。从开秧门那天起，秧旗就树立在所栽秧的田头。乐队正在吹奏《栽秧调》，随着音乐节拍的快慢，栽秧组之间相互开展竞赛。“秧官”的职责则是检查工作、技术指导，同时还在田头临时组织娱乐活动，大家都听从他的安排、调动。正在此时，“秧官”把鞋脱了，提着镢铧也站到栽秧的队列中，为其中一个栽秧小组助威加油。我在旁看得激动，也把鞋脱了，跳到秧田里，回味一下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劳动过程，可是脱了鞋的脚，怎么也踩不到地下，田埂路上的小碎石子刺得脚心痒痒的。而当年我们不也是和他们一样，赤脚走在这乡间的田埂路上的吗？当乐队换成《龙上天》的唢呐乐曲时，栽插的人们趁“秧官”不注意，把他的鞋子给藏了起来。唢呐这东西是乐器里最神奇的，它有“一音响起万音哑”的作用，最能营造和调动气氛，它能将打击乐与吹奏乐协调配合，掌握抑扬顿挫，准确地根据不同情节引领演奏不同的曲调。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玩笑，栽秧的人们，会通过这种游戏，使繁重的劳动在欢乐的气氛中度过。而这时的“秧官”只好拿钱买糖果请大家享用，才能把自己的鞋赎回。

我忽然在想，在这种欢乐的劳动气氛中，你很难想像眼前的人们是居住在那些黝黑色的深宅大院，又受封建礼教熏陶多年的白族人。想像中他们早已被折磨得精神和心理负担沉重，面带菜色，整日愁眉不展，谁能料到这是一个如此欢乐，如此能歌善舞的民族呢？田头地尾不时地飞荡起串串笑语，阵阵歌声，我仿佛又回到了我的青春时代。

天空中，一只白尾鹞在盘旋，时而轻飘飘地如一团升扬的芦花任风吹送，时而立定悬停，好像是为这些田间劳动的人们欢乐的气氛而驻足。

现在，许多少数民族汉化极为严重，有多少民族还保持着自己的特点？有多少人还会唱自己民族的歌？说自己的古老语言？唱古代就留传下来的“唿啾哦哦……”的调子？穿着自己民族的衣服？吃着古代就这样吃的食物？

在现代化机耕作业的今天，这里的人们依然按照传统的方式农耕劳作，也许有一天，他们也会选择机械化作业，换上游客身上的西装，摘下“风花雪月”的包头，那么，谁来做历史文化的挽留者和守护者呢？

我拍下了栽秧劳动的场面和那身美丽的服饰。当我离开周城时，我才发现，原来这里的山是那样美，水是这样清，连阳光都是那样美丽，天空更是那样的纯净蔚蓝。■

(责编 李瑄)